



THE
Twentieth
Century

20



- 铁甲雄狮巴顿
- “天生当总统的”将军艾森豪威尔
- 最有争议的军事家蒙哥马利
- 胜利的永恒象征朱可夫
- “海上骑士”尼米兹

郑保荣 吕所知 编著

二十世纪

大军事家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5008953

K81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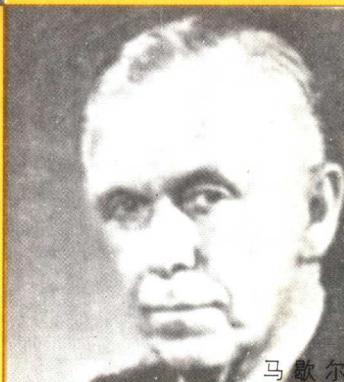
3



蒙哥马利



布琼尼



马歇尔



麦克阿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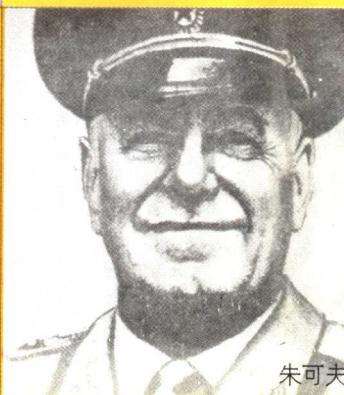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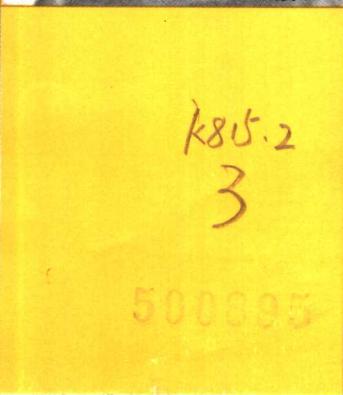
二十世纪 大军事家

郑保荣 吕所知 编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尼米兹



朱德

二十世纪大军事家

作 者:郑保荣 **吕所知**
责任编辑:汪修荣

出版发行:江苏文艺出版社(邮政编码:210009)

经 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者:扬州印刷总厂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0 插页 2
字数 200,000 1996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300 册

标准书号:ISBN 7—5399—1053—4/I · 994

定 价:13.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海上蛟龙——蒙巴顿	1
海军世家——盛大婚礼——最年轻的上校——诺曼底计划的奠基人——挥戈东南亚——最后的辉煌	
农民出身的军事家——崔可夫	16
农民出身——少年军官——出使中国——屡建奇功——苏军中坚——彪炳史册	
战场上胜利的永恒象征——朱可夫	31
崭露头角——初试锋芒——受命于危难之间——列宁格勒保卫战——莫斯科大会战——激战斯大林格勒——大反攻——政坛沉浮	
盟军的“思想机器”——布莱德雷	66
出身农民——西点执教——北非试剑——“眼镜蛇”行动——“布莱德雷”计划——五星上将	
“天生当总统的”将军——艾森豪威尔	80
锋芒初试——出使英伦——突尼斯大捷——进军西西里	

——霸王行动——会师易北河——三巨头——“天生当总统的人”

最有争议的军事家——蒙哥马利 95

叛逆少年——平庸的学生——情场失意——征服“沙漠之狐”——攻占欧洲

“海上骑士”——尼米兹 109

立志海军——卓有建树——临危受命——破译密码——中途岛大捷——瞭望台计划——血战瓜岛——两虎相争——功成身隐

铁甲雄狮——巴顿 124

少年壮志——西点军校——巴顿剑——坦克兵英雄——长驱直入——车祸

苏军战争理论家——伏龙芝 141

地下工作者——流放·逃亡——军旅生涯——抗击白匪——和平建设者——战争总结

骑兵元帅——布琼尼 156

骑兵出身——铁骑处处——东征西战——战功赫赫

“驼峰航线”的开辟者——史迪威 170

锋芒初现——三赴中国——滇缅浴血——蒋史之争——黯然回国

“不可或缺的人”——马歇尔	185
从军前后——一次大战——重任在肩——顶峰时期—— 第二次中国之行——马歇尔计划	
日本投降仪式的主持人——麦克阿瑟	208
将门虎子——西点军校最年轻的校长——青云直上—— 败走菲律宾——重返马尼拉——太平洋盟军司令——接受日 本投降——朝鲜惨败——解职	
“总体战”理论创始人——鲁登道夫	225
立志从军——史里芬计划——珠联璧合——东线胜利 ——潜艇战——兴登堡防线——流亡国外——助纣为虐	
法国的拯救者——霞飞	239
第17号计划——临危不乱——马恩河战役——凡尔登 战役——索姆河之战——元帅军衔	
护国之神——兴登堡	254
少小从军——一战爆发——“甩手掌柜”——东线胜利 ——兴登堡热——护国之神——解甲归田——出任总统—— 帝梦难圆——养虎为患	
附录	
沙漠之狐——隆美尔	269
屡建战功——希特勒的亲睐——魔鬼之师——沙漠之狐 ——西线惨败——杀身之祸	

战争魔王——东条英机	285
军阀世家——效忠天皇——入侵东北——“大东亚共荣圈”——兵败中途岛——分崩离析——自杀未遂——绞刑架上	
珍珠港事件的策划者——山本五十六	300
武士道精神——海外游历——发展航空兵——偷袭珍珠港——梦破中途岛——机毁人亡	
编后记	313

海上蛟龙

——蒙巴顿

海军世家——盛大婚礼——最年轻的上校——诺曼底计划的奠基人——挥戈东南亚——最后的辉煌

路易斯·蒙巴顿，英国当代政治家和军事家，英国前国防部参谋长、参谋长委员会主席，海军元帅，英国最后一任驻印度总督。1900年6月25日，蒙巴顿出生于英格兰的温莎一个英国王族的家庭里。全名为路易斯·弗朗西斯·艾伯特·维克多·尼古拉斯·巴登堡，一战中他将有德国特征的“巴登堡”的姓氏改为“蒙巴顿”。其父原籍德国，后归属英国皇家为臣，曾任英国皇家海军部四位最高海军将领之一。其母是英国女王维多利亚的外孙女。蒙巴顿是他们的第四个孩子，他有两个姐姐，一个哥哥。

蒙巴顿有着幸福的童年，作为一个海军军官的儿子，他每年都要随父母外出旅行，回德国的老家，也经常去俄国。他童年的记忆是由一幅幅印象派的画面组成的：在直布罗陀，他溜到楼下观看沃尔温上尉吃早餐，上尉咀嚼熏肉时，两个耳

朵就跟着扇动起来；在海利根堡，他躺在姐姐爱丽丝能俯视马场的卧室里观看马戏团的表演；在莫斯科，他的卧房俯瞰着克里姆林宫广场……他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1913年，年仅13岁的蒙巴顿像其他海军军官子弟一样，进入奥斯本的皇家海军学院学习。他的父亲当时已升任第一海务大臣，而他又来自皇室，在学员中很惹人注目。1915年2月，他进入达特默恩皇家海军学院，在这里，他受到了高级的军事教育和军事训练。1916年7月，他作为一个见习军官到骁勇善战的海军上将贝蒂的旗舰“狮子”号巡洋舰上，作为舰长的侍从官，他得以有机会接近他心中崇拜的英雄贝蒂。三年的海上生活锻炼了他独立指挥的能力。1919年，他被送到剑桥大学继续深造，以弥补因战争而缺掉的课程。在大学里，他最喜欢做的事情是做一个辩论家，在一次有关削减军备经费的讨论会上，他的发言使他声名大振。另外，他对异性的鉴赏力也越来越高明，奥德丽·詹姆斯是当时刚出名的最漂亮的女演员。为了结识她，蒙巴顿想法弄到了一张奥德丽参加的舞会的门票，和她共舞一整个晚上。舞会结束后，他急忙赶回剑桥连夜赶写论文，第二天接着上课，晚饭前又赶回伦敦，和奥德丽参加另一个舞会。疯狂的热情驱使他一连84小时没睡觉。

1921年至1922年，蒙巴顿作为威尔士王子的副官，随同王子去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和日本等国访问。这是一次迷人的经历，他沉湎于皇家生活的奢华和异国情调之中。在日本，他被当成一个无足轻重的皇家随员而不是一名海军军官，得以侥幸参观了日本最新的战列舰“陆奥”号。旅行结束时，他总结说：“这次参观使我对日本资源、舰只和军队的了解大开眼界。”他不仅发现了日本的雄厚实力和印度风土人

情的奇迹，还学会了在千变万化的世界里怎样处理各种各样的事务，他变得更富有智慧、更老练成熟了。

1922年7月18日，蒙巴顿与富有、聪明、漂亮的埃德温娜·阿丝莉小姐在威斯敏斯特区的圣玛格丽特教堂结婚。尽管他只是皇室家庭的一个外围成员，其婚礼场面依然是华美辉煌的：大批的皇族成员出席了婚礼、1400多客人被邀请前来赴宴、8000多观众从早上5点就开始围观在教堂周围，堂堂的王储威尔士王子亦即后来逊位的温莎公爵居然做了他的男傧相。对普通的市民来说，观看这一次婚礼确实大饱眼福，见到了只有想象中才能见到的场面。报纸则推波助澜地渲染这一盛况：《约克邮报》用了整整13版的版面来报道这场婚礼；《星》报说这是一次世纪的婚礼；《每日电讯报》稍微适中一点，说这是这一年的婚礼。不管怎么说，这个重要时刻是令人难忘的。更使蒙巴顿高兴的是，在婚礼举行的同时，他被封为维多利亚爵士团的爵士。新婚夫妇的蜜月旅行是先到巴黎、然后去德国蒙巴顿的老家、后来又到了美国。年仅22岁的蒙巴顿对《纽约太阳报》的记者说：“我已见到了世界上85%的风景胜地。”与英国国王关系最密切的人和世界上最富有的女继承人组合的这对新婚夫妇成了美国最注目的新闻人物。喜剧大师查尔斯·卓别林设宴款待他们，还和他们一起拍了一部电影。蒙巴顿说卓别林：“是一个可爱的小个子，羞涩、哀伤，但充满幽默感。他可以让人们一气笑上一个小时。”两人后来成了终身朋友。长达6个月的蜜月旅行结束后，蒙巴顿回到英国，在“图恩特”号驱逐舰上工作。此时的皇家海军正处于困境，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它以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力量而自豪，但随着和平时期的到来，政府颁布了大量裁减军费的法令，蒙巴顿的52%的同级海校的同

学离开了海军，蒙巴顿却被留了下来。有人愤愤不平地问裁减委员会的委员柴尔菲尔德，为什么像蒙巴顿这样富有的人逃避了“斧头”（指第一海军大臣埃里克·格迪斯严厉的裁军措施）？柴回答说：“在委员会工作的人所遵循的唯一原则是：以是否对海军有好处来取舍人。我了解蒙巴顿，并且认为他的留下对海军有益。”

1923年，蒙巴顿在朴次茅斯皇家海军通讯学校工作。他努力钻研，精通无线电通讯技术，翻译电码的速度超过有15年资历的专业人员。1925年，他进入格林尼治皇家海军学院继续深造，1927—1933年，在地中海海军舰队从事无线电工作。该舰队总司令意识到蒙巴顿非凡的军事才干，在推荐他的信中说：“再也不能把他仅仅限于无线电通讯业务部门了。”1934年，蒙巴顿到“勇士”号驱逐舰上当舰长，该舰是当时英国最新的驱逐舰之一，最高航速可达38节。然而，8个月后，“勇士”号被调往新加坡，新换的“威沙特”号比“勇士”号小而且旧，尽管如此，全舰官兵在蒙巴顿的训练下，每次考核和比赛，成绩都名列前茅。

1936年初，蒙巴顿返回伦敦参加英王乔治五世的葬礼，并趁机向当局人物探听他将来的升迁问题。不久，他即被舰队司令费希尔召见，同时在座的还有后来费希尔的继任者达德利·庞德和英格兰舰队的巴克豪斯上将。这几位大人物召见他的目的，主要是想考问一下他对英国将来战略的看法以及伦敦将来的发展。蒙巴顿的回答使他们很满意，不久，他被调到海军航空兵部工作，1937年6月，他晋升为上校，当时一般被提升为上校的人的年龄都在42—45岁之间，而他只有37岁。

1938年，蒙巴顿的哥哥乔治亚因患癌症去世，他便成为

侄儿菲利普亲王（即未来的爱丁堡公爵、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丈夫）的保护人。

1939年，二战爆发初期，蒙巴顿奉命指挥新型的“凯利”号驱逐舰，任第五驱逐舰队司令和“凯利”号舰长。他仅用3天时间就完成了该舰编入现役的准备和补给工作，他对士兵们的首次讲话在全国有口皆碑：“根据我的经验，我一贯认为，如果一条船不能使人幸福，它就不会有高的效率；同样，如果你不能使它作到高效率，你也就不会有一条使人幸福的船。我将以这种方式来开始我的任职，并以这种方式进行下去——一条使人幸福的、高效率的舰只。”几天以后，“凯利”号即和德国潜艇交火，击沉一艘德国潜艇。1940年4月底，“凯利”号开始了一次最值得纪念的航行，蒙巴顿指挥它和“伯明翰”号巡洋舰一起，到荷兰沿海一带去搜寻德国的布雷艇。“凯利”号被鱼雷击中，有27名水手被炸死，许多人受伤，除了紧急信号灯以外，船上任何动力都没有了。其炮舰娘以为“凯利”号必定沉没，不会有幸存者。由罗布森指挥的“坎太哈”号试探地打信号给“凯利”号：“舰长还活着吗？”蒙巴顿得意地回答：“活着。你还不能指挥这支舰队呢！”经过91个小时的奋战，“凯利”号终于被拖回了目的地，这是蒙巴顿一再坚持不炸沉它的结果。“遇到损害后的控制方法”一直是蒙巴顿特别注意的一个问题，“凯利”号的返航就是平时训练后收到的良好效果。一位视察了受伤的“凯利”号的军官说：如果船的损坏再严重一些，生存下来简直是不可想象的。把这条船开回港口是一个功绩，它不仅靠勇敢，还要有精湛的航海技术。蒙巴顿的功绩得到了公众的青睐，也得到了首相温斯顿·丘吉尔的赏识。他指示说，这位年轻骁勇的军官应当获得优质服务勋章。1941年5月，“凯

利”号奉命参加地中海东部的克里特岛战役，在返航途中，遭到 24 架德国飞机的轰炸，“凯利”号被炸沉。“开普林”号将蒙巴顿从海上救起，他得以幸免于难。他在回忆这次战斗时说：“我失去了战舰和一半以上的军官，自然非常悲痛。坎宁安（英国海军总司令）使我感到，他们的牺牲是值得的，海军这次的表现很出色。”

1941 年初，蒙巴顿受命担任“光辉”号航空母舰舰长，10 月，首相丘吉尔任命他为盟军联合作战部顾问。蒙巴顿很早以来就对联合作战计划持有自己的见解，如果没有“光辉”号的话，他将会很高兴地得到这一机会，并把自己的见解付诸实施。但他已把全部心血交给“光辉”号了，他在日记中写道：“首相给我下达的命令真使我为难。”他一直以为他会得到允许重返“光辉”号，丘吉尔却大发雷霆：“你这个蠢货！你最好是重复上次做过的那件事，把你自己的淹死。”此时蒙巴顿已晋升为准将，他接替年已 70 岁的凯斯接任这一新职后，公众的反应是热情的，他们认为这个年轻而富于魅力的英雄能够领导部队从只有招架之功的境况中摆脱出来，能够对德国佬发动攻击。尽管公众的反应是好的，蒙巴顿的年龄和军阶却使他不能和那些比他更有经验、更有威望的人平起平坐，他从一种从属地位来谨慎而有节制地开始自己的新工作。正因为如此，丘吉尔才在时机成熟时扩大了他的权限。12 月初，他受命担任双重使命：作为顾问，他将与参谋长委员会和突袭部队共事；作为“联合行动准将指挥官”，他还负责突袭部队和大规模的长期作战的行政后勤指挥。他接受任命后的第一次突袭行动是袭击挪威南部的瓦格索岛。这是盟军海、陆、空三军第一次成功的协同作战。

丘吉尔对蒙巴顿处理事务的情况非常满意，他感到自己

选择的正确性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证实，现在应该进行下一步了。1942年3月4日，蒙巴顿奉召前往唐宁街与首相共进午餐。“他告诉我我将担任联合作战最高指挥官，担任第四参谋长，被授予海军中将、陆军中将和空军中将的军衔。”丘吉尔的这一任命首先就遭到了第一海务大臣达德利·庞德的反对，他写信给首相说，“海军受到了震动”，因为他们认为海军部的建议受到了漠视。丘吉尔却不为所动，他致函参谋长委员会，要求这一任命得到认可。蒙巴顿对这一任命感到十分高兴，他写信给女儿说：“我现在走到哪里都佩戴着海军中将的纹徽，我感到很自信……尽管陆军和空军要我穿上陆军中将和空军中将的制服，我现在却感到不太好意思，自觉资历尚浅。”

蒙巴顿在给妻子或儿女的信中，几乎总是把德国人称作“纳粹”或“希特勒”。英国正在同他父母的祖国交战——在那个国家里，他曾经度过许多美好的时光，且有许多朋友——这一事实使他感到颇为不快。但是，他的忠诚从来没有改变过，他认为自己是百分之百的英国人，对英国取得胜利有义务。

1941年底，美国参加了对德作战，盟国开辟第二战场已成了可能。蒙巴顿现在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国际性的总部，在这个总部里，凭着对英国事业的忠诚和超越本国利益的努力，美国人和加拿大人将同英国人、法国人及其他国家的盟友共同工作。这种大胆而宏伟的观念完全符合蒙巴顿的气质，当美国人第一次视察蒙巴顿这个尚不成熟的总部时，就发现有些东西是值得钦佩和支持的。1942年春天，他控制住了一部分重要的指挥权力，他的威望也有了很大提高。据说丘吉尔曾考虑过要任命他担任更重要的职务，这说明他已经建立起

了自己作为主持战事的成员的地位。1942年3月，盟军在考虑反攻欧洲大陆的登陆时间及地点。蒙巴顿坚持认为，盟军在1942年7月以前不可能集结起一支大规模的登陆部队，如果重返大陆的有限行动（即流产了的“重锤”行动）付诸实施，集结部队以进行大规模反攻的计划就要遭到严重影响。在选择地点方面，空军指挥部指挥官肖尔托·道格拉斯和本土部队总司令伯纳德·佩吉特强烈要求在加来海峡登陆，蒙巴顿则坚持认为，如要取得成功，必须避开德军易防守的加来地区，把进攻地点定在诺曼底附近的塞纳湾一带。在参谋长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联合作战指挥部的军官们强烈地为在加来登陆争辩。蒙巴顿一反平日谨慎的态度，以参谋长委员会成员而不是联合作战指挥官的身份坐在椅子上，“怒气冲冲地枪毙了他们的计划”。在此后举行的一次由蒙巴顿主持的会议上，把诺曼底作为登陆地点的主张终于得到了各方的最后认可。可以说，盟军1944年6月6日在诺曼底的成功登陆是由蒙巴顿为它打下基础的。

1942年4月初，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将军来到伦敦，就如何发展盟军战略问题与英国参谋长委员会交换意见。他的一位颇受赏识的随行人员以为蒙巴顿是位花花公子式的人物，然而蒙巴顿的“巨大热情和想象力”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马歇尔问蒙巴顿，美国能做些什么。蒙巴顿立即回答说：“请通知把英国关于登陆艇和登陆舰的需求增加一倍，请您受理新的订单。”他拿出一张纸，在上面草拟出一份登陆艇计划。马歇尔接过这份庞大的订单，表示将尽力而为，实际上，美国提供的远比计划要多。

一个月以后，美国艾森豪威尔将军也来到伦敦，参加参谋长委员会会议。当他被问及谁能胜任盟军最高司令官一职

时，他回答说：“在美国，我多次听说有一个人几个月来一直在深入研究两栖战问题。我知道他的职务是联合作战最高指挥官，我想他的名字是蒙巴顿……我听说蒙巴顿将军是一位充满活力、智慧和勇敢的人，如果这一行动主要由英国部队去完成，我想他能够担任这一工作。”布鲁克站起来说：“将军，也许您还没有见过蒙巴顿将军。这就是他，坐在桌子对面。”艾森豪威尔很快成为蒙巴顿的亲密盟友，两人互相尊重、互相信任。艾森豪威尔就任盟军最高统帅一职后发生的一件趣事说明了这一点：艾森豪威尔抽烟很凶，他感到，如果在宴会为国王祝酒之前一直不准抽烟，他将难以参加任何这样的宴会。蒙巴顿坚持要他去参加在联合作战总部举行的一次宴会，并说吸烟不会有任何问题。结果是在这次宴会上，刚刚把汤喝完，蒙巴顿立即起身为英王和美国总统的健康干杯，然后，他高声说：“将军，你现在可以开戒了。”

1942年8月19日，蒙巴顿组织了一次被命名为“大赦”行动的突袭，即对法国西北部迪普耶港的试探性袭击，结果遭到惨败，在参战的5000人中损失3336人，登陆艇指挥官布赖恩·麦库尔被俘。德军在审讯他时问：“麦库尔，这次行动作为一次突袭来说规模太大了，而作为一次进攻来说又太小，它究竟是什么呢？”麦库尔答道：“如果您能告诉我答案，我将非常感谢。”目标的不明确性是这次行动失败的原因之一，蒙巴顿为此遭到了有生以来最严厉的批评。但是，这次失败的登陆行动却为以后的诺曼底登陆提供了经验。诺曼底登陆成功后，丘吉尔、马歇尔、尼米兹等5人写信给蒙巴顿说，诺曼底冒险的成功，是与蒙巴顿和联合作战部人员的精心筹备分不开的。除了从失败中提供登陆经验外，蒙巴顿还曾为实现诺曼底登陆出谋划策，搜罗各种人才，准备登陆装

备等等，功劳确实有他的一份。

1943年8月，蒙巴顿随丘吉尔前往魁北克，与罗斯福总统和美国参谋长联席委员会成员会见，讨论制订抗击德、日法西斯的宏伟战略。8月15日，在与丘吉尔共进午餐后，丘吉尔对他谈起东南亚，问他是否愿意到那里去整顿局面。他以为首相指的是短期的视察，便回答说，他愿意服从调遣，但他希望能够回到海上去“重操旧业”。丘吉尔愤怒地说：“回到海上！难道你不明白我在建议你担任最高统帅吗？”在丘吉尔的极力推荐下，美国也同意蒙巴顿担任东南亚盟军最高司令，统一指挥英印、美国和中国国民党军队。

东南亚的局面确实需要整顿。1942年4月，英国人被赶出了缅甸，英、印军队装备不足，皇家空军软弱无力，情报机构默默无闻，中国国民党军队纪律涣散，缅甸人则态度冷淡，时常充满敌意。走马上任后的蒙巴顿发现，这里的指挥系统错综复杂，部队来自不同国家，士气不振，协同作战十分困难，这是一项十分棘手的任务。蒙巴顿的美国副手是约瑟夫·史迪威将军。史迪威是一位优秀的作战指挥官，也是一位有勇有谋、富有感召力的领导人，但他的眼界却较狭隘，管理能力有限，而且有些愤世嫉俗，因而有“尖酸的乔”的绰号。马歇尔从华盛顿要求他与蒙巴顿很好地合作，汉迪将军则劝告他，即使他不唱《上帝保佑国王》（英国国歌），至少在演奏这支曲子时应当起立。但是，史迪威对英国的恐惧和他对中国的轻蔑一样厉害，蒙巴顿对这样一位副手将要带来的麻烦自是心中有数。史迪威和蒙巴顿面对面在一起的时候，尽管表现出若无其事、甚至友善的态度，但私下里却称他“一个愚昧的混蛋”、“稚嫩，喜欢出风头”、“尿壶”。然而，并不是所有的美国人都对蒙巴顿表示出一种敌意，美方的盟